

蒂沙河上

●〔苏〕亚·阿夫捷因柯著 周 彤译



上河沙蒂

■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



蒂沙河上

〔苏〕亚·阿夫捷因柯著 周彤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А.АВДЕЕНКО
НАД ТИСС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5

Рисунки Б. Игнатова

蒂 沙 河 上

〔苏〕亚·阿夫捷因柯 著
周 彤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60×1168毫米1/32 印张7 1/2 插页2 字数169,000
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7,400

书号: 10151·867

定价: 1.35元

本书作者介绍

本书作者亚历山大·奥斯波维奇·阿夫捷因柯，一九〇八年生于顿巴斯的一个人口颇多的工人家庭。他的父亲、哥哥和姐姐们，多年在马凯耶夫冶金工厂里工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开始崩溃与饥馑的年代，这个和睦的大家庭四分五散，孩子的遭际十分悲惨：他到处为家，寄人檐下，露宿街头，常常得不到一块面包吃。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就这样度过去，这些，后来都被他写入一本书里。

作家的青春是劳动的青春。他在顿巴斯矿井中挖过煤，在冶金工厂压延车床，在矿山和工厂的内部报刊中工作过，参加过马格尼托戈尔斯克的建设。他二十二岁当机车司机时，写下他的第一部书《我爱》，这主要是一部传记式中篇小说，描叙他的童年，革命前的矿工和冶金工人的命运、苏维埃工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创造者们、马格尼托戈尔斯克——苏维埃黑色冶金的首都——建设者们幸福的青春。这部书不只是在苏联，而且在欧洲的许多国家以及中国、日本和美国一再重版。

三十年代的下半叶，亚·奥·阿夫捷因柯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幸福》。这是一本描写建设马戈尼托戈尔斯克人们的长篇小说。近几年来，他写了长篇和中篇小说：《大家庭》《我

的朋友的日记》《劳动》，还写有短篇小说、剧本、电影脚本。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年代，亚·奥·阿夫捷因柯作过随军记者，前线报刊《红星》报的记者。曾荣膺不少勋章和奖章。

小说《蒂沙河上》出版于一九五四年，尤为少年读者所乐读。不久，作者又写了《蒂沙河上》的第二部《山野的春天》。

《蒂沙河上》是怎样写成的

亚·阿夫捷因柯

《少先真理报》的读者们在致《蒂沙河上》作者的信里，请求作者对他们讲一讲，作家怎样创作自己的作品。

实在说来，回答这个问题倒容易，但同时也很困难。其所以容易，是因为我到过那些边防哨所，同时我也还没有忘掉那些对我讲述过自己生活经历的边防军人。其所以困难，是因为单谈怎样创作中篇小说《蒂沙河上》，必不可免地要广泛地牵涉到：什么样的生活力、什么样的精神激动会使人们拿起笔来写作，亦即使人们成为作家，对别人说出他所揭露的奥秘。

生活中有许多普通的、同时也很伟大的、一直到现在尚未为人揭露的奥秘。

怎么作家竟具有这种惊人才能：他所见、所感觉的竟比别人更深刻、更有力呢？这是怎么一种才能呢？是先天的、遗传的、还是在学校和学院里学得的呢？不是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第三个。人不是生来就成为作家，正如人不是生来就成为矿工、教授、飞行员一样。要作工程师，就要读完十年制中学、五年制学院。但是一个人要成为作家，仅具有中等和高等教育是不够的。当你经历生活的大学校、当你理会到你以前的任何人未曾衷心感受过的事物，当你因某些崇高现象而欢欣，当你

面对着丑恶的形态而愤怒，当矿工或铸钢工人、学院院士或潜水员的劳动幸福火热地炙灼你的心灵，当你想对人们述说你的所见所闻，当你不能沉默、不能不歌唱——作家所特有的学问和感觉，就在这些时分、这些周日为你所具有；这时候，你也就成为那些曾经以自己事业的瑰丽、自己思想和企望的雄伟、自己的生活悲喜剧、自己不可重复的内在和外在的形貌感动你的，人们所衷心委托的作家、“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了。

你的文化愈高，亦即你愈多地了解人们在种种不同时期怎样生活，你愈从容不迫地分辨出什么事物、什么人给人们带来幸福或灾害，你愈清楚地理会到你这个作家为谁服务，对于你决定作为书中主角人物的作家的爱愈强，你更多地、更全面地注视他本人和他的事业——那你就有更多的可能写出优秀的、动人的、易懂的、人民需要的作品。

我当过马格尼托哥尔斯克^①工厂的“热线路”上的机车司机。我清楚地记得一九三二年的一天、这一天的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在一个炎夏的中午，从一座刚刚吹进风因而还不听用的熔铁炉中冒出一股铁流，而且难于制止：被用来闭塞熔铁炉熔液出口的外国制布洛玖斯枪泥，不肯听技术上锻炼不足的年轻矿工摆弄。铁水从最高处落到盛熔液的生铁槽里，把那些槽灌满后就从四边往外溢，洒到线路上。枕木被烫得燃起来，潮湿的地面也烧着了，而且噼啪地爆裂着，浓烟和蒸气腾入天空，惊慌失措的人们高声叫喊。但是也有勇敢、有力、懂得应该作什么的人。有一位熔铁炉工程师跳到停在二号熔铁炉旁边

^①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是苏联乌拉尔地方的一座城市，建立于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该城市的建立是由于巨大的斯大林冶金联合工厂的建设。本文作者当年在此工厂内工作过。

我的机车——坦克上，他抓住我的肩膀，不是叫喊，而是悄悄地说：

“来吧！往前开！喂！快一些！”

工程师这样信任我——他不熟悉的年轻工人，这样招呼我往前开，对我的期待这样殷切，使得我大为激动。过不一会儿，这个激动变成清楚的、不可遏止的意愿：不辜负人家的信赖，作一个人家期许我的勇敢的、奋不顾身的人。当我冲入烟火时，我真是百感交集，这些感觉不是千言万语所能道尽的。我冒着自己生命和机车生命的危险，摸索到头一只生铁槽，用自动联结勾搭上它，在铁流下抢出一列车盛满了铁水的生铁槽，使得其他机车能够开往已廓清的线路，停在铸铁斗和生铁槽下。危险事故被消灭了。

过几分钟我把盛着铁水的生铁槽运往注入机。这条线路不长，也不过行驶几分钟。但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绮丽的感觉和思想纷至迭来，当时，我站在机车里的右侧，真是襟怀万里，我望见那么多的生活——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我一言不发，但是我的心、我的灵魂在“歌唱”。歌唱什么呢？歌唱我的父亲——熔炉工人在革命前怎样痛苦地生活、工作。有一次，铁水事故怎样烧伤了他的眼睛，他怎样成了资本家——主人不需要的残废者，穷困和饥饿怎样无情地折磨我们这一家人。我的心和我的灵魂也“歌唱着”，我这个苦役工人的子孙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伟大的五年计划的伟大城市，“歌唱着”我是生活的主人，我的幸福无边。沿着铁路线来往的人们望着我和我的机车，好象他们清清楚楚地理会到我所看见的，我所感觉的，我所“歌唱”的。

在这个一九三二年，我知道的还不多，我还不知道许许多多

多的——如果说不是全部——作家的规律，我就写成了我的第一部书，并且命名为《我爱》。社会主义城的红砖房子里那间单身小屋，现在还仿佛在眼前：挂满了冰霜的窗户，从来不解温暖为何物的生锈的、冰冷的暖气炉片，摆在上冻的屋角一张立不稳的小桌，空白的、变黄了的粗纸和紫蓝色的六个字母：Я люблю（我爱）。这本书，我是在业余时间戴着手套写的，有时要呵气来融化结冰的墨水。经过十八昼夜我把贮满我心灵的事物灌注到纸上。我不能不这样作，我应该把一个人什么时候、怎么样爱我们的苏维埃的生活全讲出来。

第二部长篇小说《命运》，是献给建设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的人们的，也是我在马格尼托哥尔斯克生活和工作时所见所感的书面报告。

我的其他作品也是这样写成的，如长篇小说《大家庭》、中篇小说《我的朋友们的日记》，戏剧、电影脚本、长篇小说《劳动》——叙述顿巴斯的斯达汉诺夫运动的萌芽。

读者对待我的作品并不是一视同仁的，虽然我把我的愈来愈多的能力、经验，以及我认为的作家的学问和感觉投入我的每一部新作品里。关键在哪呢？为什么《我爱》在我国并在其他许多国家里——中国、日本、美国一再印刷，而象《我的朋友们的日记》的作品却很少为人知道，虽然我写它的时候，用的是正常的、没有上冻的墨水，并且我已经懂得了不少作家的规律。很明显，问题在于，我是在更“平衡的”状态下写《我的朋友们的日记》的，没有我写《我爱》时那样激动的、发诸自然的真挚的火力。十分明显，问题还在于，《我的朋友们的日记》没有对读者揭露某种生活的奥秘。

我的少年读者们，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的问题使得我回

顾我的全部的作家道路。不这样是不行的。如果我只讲《蒂沙河上》这一本书，你们会觉得我说得不明白，譬如，为什么作家甲写白海渔夫，而作家乙写顿巴斯矿工。生活提示作家应该同人们讲什么。

《蒂沙河上》这本书与作者的关系也是这样。有一次生活际遇使得我同边防军人会面。我在一处、两处、三处边防哨所住过，我看到并且感觉到保卫国界、保卫我们和平土地的人们的艰辛的、危险的、奋不顾身的、精细的、崇高的劳动。这个劳动使我惊喜。不久，这个惊喜变成了一种强烈的意愿：写边防军人的劳动。我有了这个决心就着手搜集材料。所谓“材料”是什么呢？这是和边防军人——士兵、哨所所长、军官、将军的倾心谈话。著名的边防追踪者（他们截住过许多越界分子）的讲述记满了二十本笔记本。“材料”是亲自听到夜间国境的寂静，亲自看到的蒂沙河畔的晓雾，是所爱的哨所和警犬。“材料”是承认自己罪行的那些破坏分子的口供笔录，是物证——秘密无线电发报机、装毒药的玻璃管、无声手枪、锋头湛毒的短剑、手榴弹、后跟暗藏着间谍情报的靴鞋。

这样，材料搜集到了。作家把它从手提包里倒到桌子上，一大堆。瞧瞧，可高兴啊！不，朋友们。这儿最可怕的作家的苦恼才开始。要选取最重要的、最有兴味的。要给每个人和每件事寻找适当的地位。解决这些问题的当儿，一计算，几周、两三个月过去了。等到写完第一章、第二章，又过去一个月、或许两个月。过了一年或一年半，草稿写完了：满以为往纸上写容易。可是又过一两天、又过一周，忽然发现，还远没有畅所欲言。于是又苦恼起来。写完了，再重写，补充、增加、删节，去掉一页或一整章。这叠草稿有时薄了，有时厚了，有时引起你欢

乐，有时引起你烦恼，早晨你以为这是你的爱子，到晚上你却连看都不愿看一眼。但是到后来终究剩下这么些：手稿摆在编辑的桌上，准备付印。

朋友们，你们看到了，虽然我极力压缩，给你们的答复仍未免太广泛啦。可是，坦白地讲吧，我答复你们的还嫌太贫乏。关于作家怎样创作自己的作品可能写一本书。而且我承认，我想写这样的书；将会写完它。你们往大长吧、读吧。现在我正在写中篇小说《蒂沙河上》的续篇，第二部、第三部。我希望在最近的几个月内写完它。

（译自《少先真理报》，一九五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九十五号。）

内 容 提 要

本书写一个美国间谍从潜入苏境到就擒的全过程。他冒名顶替了一个被害的复员军人，利用掌握该军人的经历和证件，混入工厂，还利用该军人慕恋的线索，表演了一出爱情插曲。故事曲折，情节复杂，描述得也较细致生动，可供广大群众和青少年阅读。

本书根据苏联儿童出版社1955年的增订本译出。1956年曾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过，现由我社重新出版。

上 河 沙 蒂



三月里一个漆黑的夜里，离天亮还有三小时的光景，我们边防军的监视哨，瞥见一架来历不明的飞机掠过喀尔巴阡山^①的上空。这架飞机是从西南方、从匈牙利和奥地利那方面飞来的。它在林木密茂的山区上空朝北飞了几分钟，接着往西一转就没影儿了。

过了一会儿，内务部雅沃尔市^②保安局局长祖巴温少校，就获得了飞机侵入边境领空的消息。

“当然哩，外国飞机在这样的深夜里侵入苏联领空，绝不

① 喀尔巴阡山是欧洲的一条山脉，成弧形展延在多瑙河的中、下游北部。山谷长约一五〇〇公里，该山在苏联乌克兰、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罗马尼亚境内。

② 雅沃尔是苏联西部边境上的一个城市，枢纽火车站。

是没有缘故的，”祖巴温断定。“这是空投跳伞的间谍。”

飞机在我国的领空一连飞了七分钟。它深入北部至少也有四十公里。可是究竟应该到哪儿去找空降间谍呢？

祖巴温把一幅地图铺展在桌上，沉思着。他寻思了一会儿眼光就停在雅沃尔的山岭连绵的近郊。没有疑问，间谍们会看中这座大城的：这儿容易藏躲，从这儿可以顺着铁路和公路到四面八方去。秘密潜入我国领土的敌人，总是赶快地混入人海，隐藏在那里——这一点祖巴温是非常熟悉的。

天将亮，跳伞的间谍可能降落的地区已被封锁起来。搜索部队搜查了毗连雅沃尔市的山林和峡谷。

将近黄昏时，找到了两具降落伞：一具是在茂密的灌木丛里，上面堆满了石块，另一具是在“蒂沙河曙光”集体农庄的远处草场上、去年收割的一堆干草堆里。

当天，边防军人在第五边防哨所辖区索尼亚森山的葡萄园里扣留了一个自称“从莫斯科来的农学家”。实际上他就是空降间谍。在押送途中，这个间谍准备逃跑，当场被击毙了。

尽管仔细搜索，当天一整夜，第二天一白天也没有找到另一个空降间谍。

在这样一个辽阔的林木茂密的山区和峡谷里，要找到一个受过掩藏行迹训练的人是不容易的。但是能够找到，也必须找到。间谍总不能躲藏一辈子呀。他非得离开他那隐身之所出来不可。祖巴温估计，他至迟也不会挨过明天早晨：星期天早晨集体农民们将顺着所有的山路，坐车或步行到雅沃尔市来赶集——假日的集。

祖巴温料到敌人会从隐匿的地方窥视我们搜索人员的行动，于是他就假装撤除封锁。故意尽量地发出喧嚣的响声，让

搜索部队坐上汽车，开往下面的谷地里去。

夜里，祖巴温一回来就命令自己的部下悄悄把守住似已撤除封锁的各个路口。

早晨，太阳还没有出来，一辆辆牛车和用麻布带把筐篮背在肩后的男女集体农民们，顺着山路缓缓地下来。戴着黑帽子、穿着绣花的皮短衣、嘴上叼着熏得黑黑的烟斗、脚步矫健的老头们，肤色黝黑、穿着长毛朝外的白皮袄、黑眼珠的老太婆们——这些腿脚尚健的老年人并没有落在年轻人的后边。

无数支人流在直通雅沃尔市的大路上汇成一条巨流。祖巴温亲自守在这儿的过路口的一个岗亭里。

下面，一列货车从蒂沙河^①和雅沃尔市缓缓地驶近。那个灰髭须，眼睛还焕发着青年人一般光采的值班工人把拦路杆放下来。黑白相间的拦路杆前，开始集拢了一大群人，祖巴温仔细观察他们的面孔。

一对幸福的青年夫妇，逍遥自在地把胳膊肘支在拦路杆上。这个年轻丈夫若不是维尔霍文^②的伐木工人，就是大胆的架木筏的工人，他那长满鬈发的头上，戴着一顶系着一根黑带子的鲜绿色的帽子，帽尖上插着一根虹彩的羽毛。他的细腰上束着一条宽皮带，皮带上镶着许多铜牌、铜钉、菱形和正方形的铜片。他那强壮的肩头，漫不经心地披着一件鞣制得好象羚羊皮似的背心，背心上有五彩羊毛线绣的花纹，领口还有毛茸茸的穗子。他的麻布衬衫的前襟，有丝线绣的和珠子缀的花纹。

① 蒂沙河发源于喀尔巴阡山南麓，为多瑙河的支流。流经苏联、匈牙利。自匈牙利南部流入南斯拉夫。

② 维尔霍文原意为高山。此地指喀尔巴阡高山地区并用以称住在喀尔巴阡山里的乌克兰人。